

变革与坚持 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一场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的讨论

■ 本报记者 胡敏

“过去，我们的孩子学着确定的内容，为一个确定的职业世界做准备。随着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这种状态将被打破。”“未来世界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我们的学校需要变革和创新，帮助孩子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做好准备……”这是6月23日，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余凯在“成都市名校论坛·走进成都市黄敏洁名校长工作室主题研讨活动”上，向在线倾听的3万名教师抛出的观点。

研讨活动在云端举行，京渝蓉沪名专家、名校校长围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进行观点碰撞。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一年之际，对于教育质量这个学校变革根本性问题的讨论，颇有时代意义。

专家观点

1. “不确定”的世界呼唤学校变革

今年5月，演员何冰的视频演讲《后浪》让众人热血沸腾。“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它都是后喻文化带来的冲击。”余凯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提出的观点解读了这一现象。

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时代，知识主要由长辈向晚辈传授；在“并喻文化”时代，知识主要以平面扩散的方式，在同辈人之间传播；而在“后喻文化”时代中，知识的流动与生长突破了时空限制，信息垄断被打破，知识权威逐步消解，长辈往往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

余凯认为，“前喻文化”对应的是农业社会，“并喻文化”对应的是工业时代，“后喻文化”带来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现代学校模式适应的是工业时代，教育的目标是为确定的职业世界做准备。余凯解释道，今天学校教育中，制定课表、划分学期、安排上课和休息时间等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观念来自于工厂管理理念。教学遵循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理性主义教学范式，推崇以任务分解与行为目标、重复练习为特征的“桑代克模式”。

“现代学校模式创立于19世纪，今天，我们仍然按照19世纪的工业生产原则来安排教学，为21世纪的

生活做准备。”余凯说，后喻文化与工业化学校教育模式的矛盾，让学校变革迫在眉睫。

2. 学校应成为精神文化中心

世界各国都在反思现代学校教育的弊病。“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他们的教育是庸才教育，学生顺从，没有个性，缺乏创新能力；美国学者烦恼的是，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只在被提问时才回答；而中国学者反思最多的则是‘钱学森之问’以及应试教育等问题。”余凯说。

余凯认为，当前学校教育面临教与学、学习内容、学校的组织和结构三方面重大变化。

教与学方面，从教师主导向学生自主发现转换，从个体学习向合作学习转换，从听广播式的教学向交互学习转换，从以教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换。教师从知识的布道者向学习的帮促者转换。评价从事实性知识与离散技能的评价，向问题解决的过程和能力转换。

谈及学习内容的改变，余凯用维基百科举例说，大英百科全书曾经历数次修订，其正确率和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维基百科正确率却相差无几。“我们处在一个知识众筹的时代，单一地由权威垄断知识、传授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变化产生连锁反应，学校里每一个人——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行政人员，可能要重新界定

其角色。简单说：学校的围墙被打破，学校将越来越开放。

如何培养适应“不确定性”世界的孩子？余凯提出从3方面着手：人文的教育理想、民主的生活方式和公共的社会空间。

实现人文的教育理想，学校要关注人的教育的完整性，关注人的教育的个性化，关注学校教育的人文性。民主的生活方式，需要学校将差异看作是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学校的组织具有扁平化、分布式特点，通过透明的信息流动、明确的议事规则、合理的治理结构，“让乘客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

而公共的社会空间，则是希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线教育能形成合力，学校在其中担当精神文化的中心。学校环境布置体现教育性，学校设施对于家长和社区呈现欢迎的姿态，学校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对人际交流的支持，学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促进社会交流的网络平台。

3. 创新能力是教育质量的“硬杠杠”

“一张茶桌，放置8个不同材质的茶杯，茶杯不动，茶盘不动，如何做，才能一次性收集到含有8种不同材质茶杯味道的混合茶水？”论坛现场，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向与会专家、校长抛出这个问题。沉默数秒，有人回答：“溢出来……”

“对，正是溢出来！”罗清红笑着回答，他继续抛出问题：从信息收集的角度，混合八种味道的茶，是不是比任何一杯茶信息都更丰富？大家陷入沉思。罗清红紧接着解释，人的各个脑区就像不同的茶杯，获取信息就像往脑区里掺茶，多个脑区的“茶水”同时掺到溢出来，人就变得很聪明，有很强的创新意识。

“这不是玄学，而是来自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罗清红说，“溢出来”意味着不同脑区实现触碰，通过“量子隧穿”和“长程关联”获得新的链接，从而产生创新思维。激活多个脑区的秘诀，则是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沉浸”在“现实场景”，同时获得眼、耳、鼻、舌、身、意等多种感官信息。

如何实现沉浸式学习？罗清红建议从三方面创设“现实场景”：第一，尽可能走进真实的生活，创造条件让孩子走出去，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学习。第二，有意识创造一些“再现场景”，比如话剧表演等。第三，用虚拟技术来模拟现实的场景，比如通过5G传输技术，利用VR模拟地球磁场，让物理学习变得直观、生动。

“创新和爱心，基本涵盖教育最本质的需求。”罗清红认为，在爱心的支持下，让孩子尽可能地沉浸在现实场景中，通过丰富的信息形成独有的、自由的、自我的自主意识和创新能力，“这就是我们当下需要的教育质量。”

绿色教育质量观不应该只是一面旗帜和激励的口号，在课程的设置、学校办学、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过程中和评价体系构建中都应该有体现和改变。其中，构建绿色评价体系是教育综合改革中的关键环节。

去年6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发布的第一个聚焦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影响深远。《意见》围绕教育质量提出26点具体要求，倡导绿色生态的教育质量观。

教育目的是教育质量的先行和归宿。要理解、构建、践行绿色教育质量观，必须厘清我们的“教育目的”。新时代，“教育目的”始终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核心，注重教育的本真，挖掘教育的内涵，尊重学生个体的发展和学习中的幸福感。要实现教育目的，最重要的是与之匹配的评价体系——要在全面育人的教育质量观下，构建生态绿色的教育评价体系。

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中，我认为，“过程性、综合性”是绿色生态的评价体系的核心词。要将过去的终结性评价，逐渐用过程性评价来代替，是构建绿色评价体系的抓手。目前，在学校教育和学生升学中，“唯分数”的客观事实并没有被打破，家长和社会评价学生往往脱离不了唯分数论，评价一所学校还是以升学率为主。因此，学校也常以升学率、优生率、留学名额、特优生作为宣传抓手。这些均不符合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

从综合性来讲，绿色教育质量观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符合教育发展的本质需要，而配合绿色教育质量观的绿色评价体系应该是一种综合评价指标——以学生身心健康指数、学生学习生活幸福指数、学生学业成就发展等指数的综合考察，以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追求，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的品德行为、身心健康、学习动力、学业负担等，要改变长期以来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单一指标的现象。

从过程性来讲，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到《意见》中“全面育人”的要求，过程性评价的理念和改革一直在进行，但缺乏执行和大规模推广。绿色教育质量观，是过程性评价体系一次成长的契机。评价不再是终结性的，而关注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将量化评价性结果和质化评价结果相结合，把评价体系贯穿于校本课程实施的全部过程中，使科学的过程性评价动态化、日常化。

基于综合性的评价指标和过程性的评价方法的绿色教育评价体系在教育教学中对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将发挥极大推动的作用。

首先，实现学生全面成长。绿色教育评价体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反馈信息。评价的结果定论不是评价的目的，而是为了促进深度教育和人性发展，评价结果科学、真实、及时反馈给学生，能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结果转变为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并通过以评价结果作为依据，客观地认识自身优点和缺点，从别人的眼光中反思和接受自己，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次，激励教师专业成长。绿色教育评价体系实质是教育自主权的一种下放，学校实施过程性评价，主要依托教师，教师充分参与其中，与教师教学工作息息相关。正确的评价可以让教师树立远大的“终身教育观”，明白“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教师学会反思和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缺陷，产生改进和完善的动力，从而加强教师的专业能力，教学技能和素质得到提高。

最后，帮助学校可持续发展。绿色教育评价体系中大部分结果是生成性的，学校自行开发和形成评价体系，在学校内部推行和实施，消除外界竞争和评价的压力，不直接关系到学校升学压力和生源的分配，对学校而言，放下功利的包袱，认真分析研判，不急功近利，发现学校发展各个环节的不足和缺陷，找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强化办学特色和教育软实力。

(作者单位：绵阳实验小学)

在全面育人的质量观下 构建绿色生态评价体系

张琴

学校创新

追求公平而优质教育理想的征途上，作为领航人的校长要关注什么、厘清什么、传承什么、变革什么？来自京渝蓉沪四地5所学校的校长，在论坛上无一例外谈到，教育质量是目的，也是过程。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校长黄敏洁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实际上就是回答‘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质量的完整解读，包含结果的质量，也包含过程的质量，即‘怎样培养人？’”后喻文化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5位校长各抒己见。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

用“绿色指标”撬动“分数至上”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参与上海市教委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项目组近10年，如今各项指标均高于全区、全市平均水平。“绿色”指标包含学业成绩、高层次思维、自信心、睡眠、校外补课等。关注学业成绩，更关注学业成绩的过程与方法，还关注与学业成绩有关的其他方面，倡导学生生命的健康成长，本质是对人的研究。

张人利说，“绿色”指标是对学校教育的体检，确保真实性才能撬动学校改革。如今，学校正在开展从共性指标到个性指标的研究。学校多年“后茶馆式”教学的实践，致力让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自主学习，但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依然

是短板，于是学校提出“趣谱”(TRIP)课程研究，从组织形式、课程、活动、内容等方面重构教学方式。同时，学校延续“高质轻负”的优势，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提高作业的质从根本上控制作业的量。

●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刘可钦

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

刘可钦认为，五育并举是从个体到群体的育人方式的变革，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五育并举”怎么并？中关村三小找到生长点：真实的学习。在真实的情境中，培养受欢迎、有能力、有担当，具备学科基础知识、能力和思想方法，追求包容、规则、公正的能力，交流、沟通的能力，提出问题和团队协作及创新能力。学子。

中关村三小将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编为班社群，重塑学习关系；以综合的学习方式，将生活事件嵌入学习过程中，学习空间不再局限于教室之内；学习不受40分钟的束缚，学习发生在学生的足迹所至和人际关系所在。

●成都市天府新区中学首席校长陈东永

“好的教育可以抵达理想的分数”

陈东永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植根于学校高雅的文化心灵，要在学习阶段更突出那些非正式的、

非课程方式的培养，熏陶、化育、育人，强调生态、氛围、体系、潜移默化地育人。

好的教育经得起“人文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检视。“要把学生的动力激发出来，把最好的人际关系和学习氛围建设出来，把最好的教育艺术和教育方法显示出来，那么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同样可以抵达理想的分数。”陈东永说，好的教育还致力于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逐步培养，培养学生的真兴趣，磨炼学生的意志力、思辨力、开放性、创造力。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杨浪浪

教育综合体全面提升师生素养

杨浪浪认为，新时代的学校应是全面提升师生教育素养的教育综合体，包含四个维度。

好的学校是研究型学校。以课题引领教学改革，打造教师终身学习课程体系，教育实验室和研究协作体。好的学校是国际型学校。重庆人小在美国有2个运行超过10年的孔子课堂，有16所友好学校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依托这些平台，开设国际语言课程，搭建教师涉外培养体系，对外交流支持系统等。好的学校是成长型学校。从学生、教师和课程三方面着力，将学生从单一应试型向全面发展型，教师从师范型向综合型转变，课程也应变成多元学习场。学校还应是智慧型学校，运用VR、5G、AI、云计算、大数

据等技术，创设更鲜活的教育情境。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校长黄敏洁

“参与教育”聚焦创新与合作

成师附小在112年的办学历史中，因“情知教育”，“主体学堂”等变革保持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如今，学校提出“参与教育”的观点：让学生沉浸在校园生活中。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伴随着思维的碰撞、行动的调整、多部门的沟通，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升学生问题解决与合作的能力，从而培养责任意识，逐步建立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同时，聚焦于核心素养中的关键能力——创新与合作能力，培养拥有“健康的身、聪明的脑、温暖的心”的学子。

学校打通了五条培养路径：一是优化课程结构改进教学方式；二是“参与教育”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三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变革教研方式；四是依托信息技术为学生发展赋能；五是整合家长与社会资源形成教育合力。

“一所优质学校的校长、老师需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校成员，让学生和家长感受到成长的满足感和发展的效能感，有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黄敏洁认为，校长要以系统领导的思维明确发展的方向，领导课程建设，管理教学方式，促进组织建设，整合教育资源，以此促进学校教育品质的提升。